

国民的黄土高原、

(青)新登字 01 号

回民的黄土高原

马进祥 编选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875 插页:3 字数:493,680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0682-7/I·94 定价:10.80 元



影：

回民的黄土高原

(自序)

我描述的地域在南北两翼有它的自然分界，以青藏高原的甘南为一线划出了它的模糊南缘，北面是大沙漠，东界大约是非凉座落的纬线；西界在河西走廊中若隐若现——或在汉、藏、蒙、突厥诸语族住民区中消失，或沿一条看不见的通路，在中亚新疆的绿洲中再度繁荣。

为了文学，我名之为伊斯兰黄土高原。

它的标识和旗帜是中国回教各教派。而我所以使用“中国回教各教派”一词，是因为我想区别世界伊斯兰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中国回族的问题与伊朗或巴基斯坦的不同。

这片以回族为主要色彩的陆地干旱荒瘠。黄土上几乎没有植被，水土流失的严重已经使人们向它要粮的决心归于失败了。近年来退耕种草，改农为牧已经成了政府的国策。这项政策更形象地形容着这片黄土山地可怕的自然环境；因为一般说来，要拥有数不清多悠久的艰苦奋斗、农耕为本之传统的中国农民放弃犁锄，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弃农”在中国农民史上就这样出现了，出现得悄然无声而且毫无阻碍。难道你感觉不到一种巨大的顺从之潮么？

在汉代画像石中描画过的原始技术两千年来丝毫未变；二牛抬杠的犁耕，抡甩槌枷的脱粒。黄泥小屋前有一块光滑的打麦场，冬天那里矗立着两个草堆：一堆大而发黄的是麦垛，一堆小而发黑的是胡麻垛。大堆供着一年的吃食；小的碾油卖钱，挣来一年最低限度的花费。

你默默地离开那片光滑的打谷场，你登上赤石嶙峋的荒山之顶再回头望去，一片悄然寂静的小山村正在那黄色的荒山浪谷里静卧着，村头有一座醒目目的建筑，那建筑顶上有一支金属的镀月在黯淡发光。

你感到说不清心里的思绪。你感到压抑、尊重、同情和被疏远。你觉得你该离开它了，但是你不甘心，因为你确实没有深入它。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的回民的黄土高原。

纪元七、八世纪间，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伊斯兰教徒进入中国并进入盛

唐文明。十三世纪因蒙古可汗国的军事行动和后来治理中国的
一名响彻中国并且“元时回回遍中国”。大运河是从广州、广
伊斯兰教的动脉；与这几条海路相对应，新疆塔里木南北缘、河西
走廊便属于伊斯兰教血统与教统传播的陆路。

蒙古人的元朝灭亡时，这一类人已经走完了丧失母语的历史；一个新民族出现了——它是一个操汉语汉文而保持着与汉文化不同的宗教心理的异乡人之族。

我的断代自此开始：从蒙元以后，中国回回民族数百年间消亡与苟存的心情史展开了；一个在默默无言之中挤压一种心灵的事实，也在无人知晓之间被巩固了。它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死角。散居的、都市的、孤立的回族成员习惯了掩饰，他们开始缄口不言，像人们缄口不言自己家庭中的禁忌的家底。这些人属于回族而并非伊斯兰教徒的原因就在于此，就在于我知道他们心中有这种掩藏的隐秘。

但在聚居区——在我讲到的甘宁青边区，在蒙、藏、维三大块文化世界的夹角，在草原的绿、藏区的黑、中亚十字路的花色之间，这个回族人口密集的世界闪烁着一片血染过的蓝色。

血是红色的，而信仰是蓝色的，它们相浸相染后的颜色竟是——贫苦悲壮

它是黄土的海。焦干枯裂的黄色山头滚滚如浪。黄土山沟里座落着的黄泥小屋难能分辨。黄土壤中刨出的洋芋也是黄色的；它沾泥带土，一个个摔在回民们的大手里，像是上天给予的最严厉的命运。

黄河在这里奔腾出了它最威风最漂亮的一段，它浊黄如铜，泥沙沉重，把此地的心情本色传达给半个中国。

人聚众而胆壮。因为在中国一隅这微小的聚居，回族在清朝三百年间为自己争来一个“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叛逆者印象。十八世纪的清军统帅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起义的农民能够举着木棒铁锹扑向兰州城呢？为什么他们在可以突围转移时，却死守华林山全体牺牲呢？十九世纪末的人物左宗棠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的大规模的军威皇法前，挑战的尽是一些褴褛的、菜色的人？为什么在他看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马化龙即使被他凌迟活剥，而这颗马化龙的人头在示众中国各州县十年以后，还有人会苦苦恋着，一直欲盗回那颗枯干变形的人头呢？

血流成河。血浸入我坚信曾是蓝色的山地以后，蓝世界变成了黄土。左

宗棠下令移民，战败的异乡人被赶进了无水荒山。西海固无水，河州东乡无水，平凉山区和靖远山区无水。不仅没有灌溉水，而且没有食用水。如果你今天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海原县，如果你今天去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区的东乡县，你能看懂农民屋后的那个肮脏的深窖么？挖一口大窖，接一夏天雨水，冬天女人们背上筐远上深山，一筐筐背来积雪倾入窖内——一冬的雪水供明年一春的饮用——你能理解吗？这种违反居住规律的居住，这种死境中的生存，这种细菌万种发酵发臭的窖水居然哺育着一支最强悍的中国人——你还能相信科学么？

科学在奇迹面前几乎变成了无稽之谈，这里是宗教栖身的土地。伊斯兰教在这里变成了一种中国式的、黄土高原式的、穷人的、异乡人的唯一可以依靠的精神支柱。河州变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的中心，专为穷苦的黄土高原居民制造渡世理论。河州教派林立，门宦如云，清真寺里住着一个又一个淡泊不露的哲人。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老者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污染，他们著作的书籍在来世也许会使诺贝尔文学奖感到羞耻。临潭终于出现了西道堂门宦，我可以解释得很简明：西道堂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在宗教的纽带维系下，它实行了整整半个世纪伊斯兰共产主义。西吉表现的是另一种精神，哲合耶尔苏菲主义因为清朝官府的镇压，坚信殉教可以直入天堂，因此它反叛不已，辈辈流血，农民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后来对信仰的坚持已经变成对自己利益和心灵的守卫。坚持带来了牺牲；死人受到了狂热的崇拜。光辉灿烂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不识字的黄土高原里没人知道；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些名人，农民的名人，一生清贫终遭惨死的穷伟人。他们的坟墓有自愿的教子虔诚地看守，每逢他们的忌日就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崇拜者在此念诵祷词，让那些列到中国历史教科书年表上的列代皇帝们永远嫉妒。

是的，从湟水到六盘山，从藏区北缘到沙漠南线，这片文化教育落后而民间的文化却如此发达的世界里藏着真实——昔日统治者的历史充满谎言，真实的历史藏在这些流血的心灵之间。但你要记住：真实只在心灵之间。人们是很难向你诉说的。人们习惯了；像千里瘠荒的黄土浪涛默默无语一样，这里的居民在数百年漫长的时间里也习惯了沉默。

你满怀真诚，你恋恋不舍，你想追上去揪住他的衣襟，你想大声喊：“我是你的朋友！”——但他早已走远了，晃动着——一个倔犟的背影。

我写得非常简单。也许根本不应该把文章写到这一层，我不应该忘记

先应该描写一下甘宁青黄土高原的地貌景观，写写它们的物产，写写村庄和房子的模样，写写这回民区最著名的而且经常被人观光采风的民歌——“花儿”与“少年”。是这样的，“花儿”做为中国农村民谣的一种，确实极有特色。我在我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中引用过一首：

哎哟哟——
西宁城街里我去过
有一个当当的磨
哎哟哟——
尕妹妹怀里我睡过
有一股扰人的火

为了“不伤教化”，在小说中我把其中一句“尕妹妹怀里我睡过”改成了“尕妹跟前我去过”。其实这些民歌都是粗野而质朴的，歌中引用的触景生情的联想活灵活现。

在这片强悍之地，在这片与官府互相敌视之地，又令人感动地保存着最好的民风。我在甘肃东乡的大山里走路时，曾经看见了一幅传说中的景象：远远山路上走来了一对婆媳，发现我之后，年轻的媳妇背过脸，对着山崖，年老的婆婆又手站在前面，恭敬地对我行礼。再走了一程，迎面有一人骑着自行车驶来；发现我之后，那人为了下车让路，险些摔倒在山路上。心里怀着感动和惊奇朝前走着，一路上遇到的农民毫无例外地让路——荒山中严守着淳朴的礼节，宽宽的大路一次次地被“让”给了你一个人。“让路”——在中文中尽管还有这个词汇存在，但除了在这片黄土世界里，你在哪里也难找到这个词产生时的古老景象了。

心在朴实中活着会变得纯洁。沿着这片黄色的山地，回味着这里在几百年之间发生的历史，听着人们对于民族理想的真诚希望，看着一种文化落后和文化发达的并存现象，你会理解感悟出一个朦胧模糊的什么——也想即兴随情地唱几声；你没有唱出来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那千锤百炼的调整句，你想唱是因为你显然已经抓住了那质朴真实的旋律。

我只能这样粗略地画一个圈在地图上。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只能简单地呐喊几声这里不是伊朗或沙特阿拉伯；只能强调这里的一切问题是关于人、人心、人的处境问题。另外，我还想提醒你：带着一副旅

游客的派头和好奇心是不可能进入这个世界的，甚至连靠近它都困难。因为在这片僻远山区里没有任何奇观异景，只有一片焦渴干旱的黄色大山在等待着成熟的朋友。

它在等待理解，但它决不怕孤独。数百年淌过它心灵的历史使它习惯了背对人世，它同样可以背对你。

但我愿你们能理解这片黄土大陆，像理解你们自己的家乡。当历史流到今天，当二十世纪末的人们在为种种问题苦恼的今天，我想也许甘宁青的回民的黄土高原里有一把能解开你的苦恼的钥匙。只要你怀着真诚，只要你懂得尊重，也许最终感到被解脱、被理解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你自己。

如果，主允许，如果我们有如此之深的缘分的话，那么我们的相逢在明天，在那里。

明天，在那片雄浑浊黄的大陆背影里，我们一定会找到真理的一些残迹。

陽宮壘水·
月 雲·
壘女壘三·
已亥節歡賀·

短篇小说

- 大坂
- 九座宫殿
- 残月
- 三岔戈壁
- 辉煌的波马

大坂

从邮电局的绿漆窗口里伸出一只手臂，朝他拚命地挥舞着。

“嘴依！jihder！嘿！jihder！”那邮递员用生硬的乌梁海方言朝他吼着。就这样知道了那个消息。他茫然信马走去时，已经听不见雇来带路的瘸老头怎样和那乌梁海人胡扯。远山像一条刺目的闪烁银霞。

他皱紧眉头，心里感到一片苍凉。马缰一下下地扯着他的手。

①一个精光赤裸的小孩正在路边厚厚的尘土里爬着蠕动。细细的淡黄色粉末均匀地涂遍所有的小胳膊小腿，还有肚皮、屁股、脸蛋。他盯着那干土堆里玩得专心致志的土黄色肉体，“是男孩，”他想。这光洁的肤色和白亮炫目的远山都频频向他闪着捉摸不定的光。

这是什么信号呢？马儿却自顾自地走着。她的眼睛里一定也闪着光或信号，也可能是泪光，她是挺软弱的。

走过县文化馆。吴二饼站在台阶上，正慢腾腾地擦着那副变色眼镜。“真的上么？小伙子？”他问。显然声音里带着点酸味儿。

“还有假的？咱爷们又不是你这号废物！”向导李瘸子不屑地插嘴骂道。“别吹啦，瘸子！”吴二饼戴上眼镜，反唇相讥道，“你能。从青海，到新疆，咋连个老婆也没混上？……”

他费劲地听着。两个家伙的声音极淡极远，飘忽不定。jihder 应当是信件，而不是电报。但又是走了他妈的四天的电报。电报总不会在哪里排队、等车、喂马料吧？居然四天才到达目的地。

②干燥黄尘里那裸着的小孩朝前爬着，强烈的阳光晒着那涂匀了一层粉末的小光屁股。马喘着，牢牢跟定那小孩前行。再向前就是汽车站了：赶下午班车，明天能回到城里。接着，坐火车需要七十多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共需要六天才能赶回她身旁。

这内陆亚洲的山前平原酷热无比。大地不仅爆烤在白日之下，而且蒸腾着昨天和几天前饱存的热气。马无言地走着，向导老李跟在后面。汗水淌在胸脯上。电报，jihder。横亘前方的天山遮断了视线，像一线狰狞的银色屏障。

她此刻一定在流泪。一定那样：默不出声，任泪水在颊上流淌。单调的马蹄音也随着这一切，踏着枯燥的节奏，啃咬着人心。

不管那乌梁海蒙古人怎样称呼电报，这该死的消息已经走了四天。而且他至少还要六天才能赶回去。十天，十天后她会怎样呢？平安地度过这场劫难，还是死于大出血？

“流产。大出血。住院。能回来吗？”这电报语言也和马蹄声、和倾泻在大地上的白晃晃阳光、和这肮脏街镇的呼吸，和一切保持着同样的可憎节奏。踢踏，踢踏。马耳朵一耸，一耸。树叶子哗啦，哗啦。十天，十天。

“走哟，孛兄弟！”痨老李催促着③光屁股的小孩儿在阳光里爬行。前方的天山像露着牙齿。他感到头疼起来，似乎牙龈也肿起来了。毒阳狠狠地灼着他的脸，烤着他的心。他觉得心里也燃起了一片毒火，那火苗烧得他要发疯了。

这县城的土街很长，他收着马，慢慢走着，一言不发。他紧张地想着什么，汗流浹背。

耀眼的阳光下，那小孩还在土堆里滚着，爬着，若有所思地。奇怪的孩子④他不觉被那赤裸的小小肉体吸引住了。

“大出血。能回来吗？”这样的电文一定会使邮电局的人投去惊奇的一瞥。十天以后，她会怎样呢？难道她真的会从这世上消失么？那可能消失的，难道真的能是她——那还在少年就结识了的、温柔而真诚的她么？

当他坐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时，曾默默地下决心要干成件什么事。他想到过那些当装卸工和卖大碗茶的同学，想到那些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读到博士课程第二年的朋友，也想到过那些拆开了能熏死人的、文质彬彬的文痞。他们都似乎催着他到这儿来。

这条尘土飞扬的街一会儿就将走完。十天，这个冷冰冰的数字。他还什么都没干成。而十天之后一切只会剩下结局。还有五千公里以上的路程。不管结局怎样，反正他已经决不可能跨越这十天和五千公里的时间和空间了！

⑤那孩子在黄土粉末里沐浴够了，站起来朝前跑去，横着穿过他面前的土街。

哦，这挺着鼓鼓的圆肚皮，⑥迎着阳光奔跑的小崽子简直就是一个玩弄大自然的、胜利的生灵。而自己的那个却——失败了，夭亡了，悄无声息地无影无踪了。

她也是一样。如果十天以后他捧着一个骨灰盒从地铁车站里走出来，那些大都市里流水般涌来的姑娘们女人们照旧会快乐喧嚣，向着他进射出生的

活力。就是这样：弱者的悲哀分文不值。

“能回来吗？”她真能选择语汇。电报纸上这行打印的灰色字迹里，既有她的心境，又有她的冷静。马儿走着，前面是银行的高台阶。

他慢慢地收着马缰，手上青筋突起。马儿站住了。让艰辛奋斗的弱者也得到一份成功，一份补偿吧……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白漆的银行牌子。

“牵着马。”他低声吩咐向导。
当他从银行大门里走出来时，全部公款都已汇至大坂彼侧的县城。这是一种自带凭证的汇寄方法。

现在即使后悔也晚了。只有翻过那道银色的、像大地狰狞尖牙般的大坂。路过长途汽车站时，他闭上了眼。两匹马用力踩着坚硬的土路，甩着鬃走着。心头那火苗变小了，开始持久地一舐一舐地燎着他。牙龈完全肿了起来，生理的反应居然这么迅速。

他踢踢马腹，两骑马奔跑起来。前面那大坂冷漠地矗立着。

李瘸子爱吹牛。据他说，他精通各大山脉里的每条道路，几十年专给各路军头、诸色衙门当向导。

“你这匹马，”他怀疑地盯着这瘸老汉胯下的那匹三岁杂毛红马。“这马能上大坂？”

“行，行呢。”老头不介意地应着，“那一年，我们的马子全垮啦。走到贼疙瘩梁，有个庄户。日他妈，门口绊着个马子。我枪栓一拉——”

他厌恶地打断了这老江湖：“你专门给盛世才的兵带路？”

“还有老毛子俄娄斯。那年回回马仲英进来，也掂掇子银洋求咱。再后，帮咱解放军干过。再后——”

他不愿再听这青海老汉吹牛。马放开大步，芨芨草从喇喇擦过马腿。松树林子近了，白桦林子近了，大山四下围合过来。那个光屁股的娃娃在阳光烤透的尘埃里安静地爬着，肤色像熟透的小麦。世界多丰富：钻山钻熟了也成了一种职业。这老头为着每天两块五的工钱，骑上匹小马就往冰山上爬，而且像去娶媳妇那么瘾头十足。雪线稍稍上移了，大约在两千米海拔以上。广播说山口风力七级。山口就是大坂，在那道传说是冰封的大坂面前，科学院的考察队撤退了。

他只担心瘸老李那匹粉杂毛的三岁马。

“这马是春天驯的？”他问。
“不价！去年它才两岁口，咱就把狗日的压出来啦。”

他不快地说：“去年你骑的就是它？”
“哪！人家科学院一下就雇了好几匹！又驮人又驮料。就是走个半截子。日他妈，工钱少挣十几块。”
他敏感地想，这回你骑个癞皮狗找我开心来啦，“快走！”他吩咐。

牙疼。用舌头轻轻一舐，妈的，所有牙齿都松动了。他皱紧眉头，阴沉地望着前面的深谷。潮闷的风从云杉林子和密丛丛的草棵里吹来，马蹄踢动石块，单调地响着。

你骑着个马吧，我扛了个枪
老李乐滋滋地甩开右镫，弯过瘸腿在马脖子上盘了个二郎腿。这小调八成是个青海的土匪调。“诺们子两个”，他知道就是“我们俩”。可这歌调门很野，他感到山谷里明显地被这老头嚎得变成了绿林世界。

“老李，”他喊道，“走快点！”

马蹄重重地踏着石块。山脉正缓缓向背后迂回。蹄声嗒嗒——离妻子，离夭亡的孩子，离电报或者jünder都愈来愈远了。

“能回来吗？能回来吗？”他紧闭上千裂的眼角。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是在婚后不久。

“怎么办？我们刚刚开始补习呵，生孩子时，正赶上结业考试……”她注视着他。

他心烦意乱地大口吸着烟，坐立不安。

“……而且，那会儿也正好是研究生考试的日期，你怎么温书呢……”她自言自语地和他商量着。

他一口烟呛在肺里，剧烈地咳起来。

“咱们不要了吧——不要了吧？”她扶住他，轻轻地问，奇怪的是，她像是在哄他。

他心乱如麻，一拳猛砸在墙上。几个指关节都沁出血滴。

“……生活，你对这一代人太苛刻了……”“不，我们回家！回家！”他疯狂地吼着，在妇科门诊“男同志止步”的玻璃牌子下，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转身就走。

这是真实的么？……其实这是一种懦弱的推托，把残酷的选择推给一个弱女子来作。只是那烦恼是真的，现实从四面八方压来的烦恼。也许，这烦

恼的气氛混淆了夫妻双方本质不同的心境。

他们太年轻了。当年轻的夫妇在社会的选择面前挣扎的时候，他们还没能体会诸如“父亲”“母亲”这些深沉的字眼儿。

“你知道么，”从手术室出来时，她虚弱地倚着他的肩，缓慢地沿着医院昏暗的楼道走着，“我们组里的徐玲，想要孩子有好些年啦。我说我不要这个了，她说我不敢。哦——”她惨白的额上沁出细汗，露出一个疲倦的笑容。好像她终于攀过了一道冰大坂，很欣慰似的。“好啦，不怕那些考试啦——”她沉重地吐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她用手指抚弄着他结实的臂肌，“别烦，只要你心里别烦，我就不怕。”她低柔地喃喃着，缓缓地走着。

也许她觉得很高兴：熬过了这一场苦难，又能倚着这么高大健壮的男子汉。

向导李老汉得意洋洋地甩着缰绳头，指着山崖上的小路：“那一年，阿勒泰的哈萨克啦，盛世才派兵杀。走的就是这个道。”

牙疼得难忍，一跳一跳的，像是在跳脓。天山腹地的景观应当是迷人的：黛色的流雾，翠郁的松林。而现在充斥他视野的却是一片铁色。他盯着那些石坨子和断崖，马蹄无止无休地踏在那冰冷的铁色之上。

“……一个哈萨克丫头躲在水渠里头哩。妈的，老子正饮马，马子吓得蹦高。”痼老李还在吹着牛。这老汉每时每刻都在絮叨，瘾头十足地吹牛皮。为着几壶酒钱，他美滋滋地朝大山里钻，骑着个小杂毛三岁马。

⑨这老头一定没有孩子。

“……后来，我给那丫头披了个军服，扣上个军帽子。趁黑，把她窝在艾比滩一个把兄弟家里啦。”

“老李，生火煮茶吧，歇会儿。”

老汉从脏污的马褙子里摸出两个又黑又硬的包谷馍。他用力掰下一小块。咬了一下，松动的牙根立即刺入牙龈。他痛得眯起了眼。从嘴里掏出那块烤馍，上面染着红红的血。

“后来呢老李？那哈萨克丫头——”

老头大嚼着，不经意地回答说：“她非不走嘛——咱还不拿上。噢，你吃呀！”

“不吃，不饿。”

“再说，那阵子，她只要一露头，骑巡队见了就是一刀。嘿，山上那死人哪——”

他截断了话头：“有娃娃么？”

“……呃，养了一个，唔，杂小子。”老汉咽下了一大口。
这瘸老汉也有罗曼史。被搭救的哈萨克姑娘哭着抱住了他的瘸腿。牙齿会全烂掉的，现在已经不能吃东西了。十天——已经不是十天，而是更多。
10 一个肮脏而结实的光屁股小孩在爬着，他一定是在追着一只蚂蚁，他也一定是在一个蓬头垢面的哈族女人身旁。也许年轻时代的李瘸子也站在旁边。

他喝着茶水，一杯接一杯。现在只有喝水，要多喝水。他凝神望着前方的冰山，牙龈还在一跳一跳地疼。那冰山轻蔑地朝他闪着冷光。

“走吧，老李。”他站起来。

自从二十世纪初法国探险队在敦煌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唐代写本卷子以来，这条空寂的山峡连同它中间的那道冰大坂，就成了历史、考古、地理世界里的响亮名字。

“你们为什么撤回来了呢？”他曾经奇怪地问过科学院那几位中年人。

“我们不会骑马。”

“什么？”

“我们不会骑马，屁股疼得厉害。”

他愕然了。真不是一代人哪。不会骑马，屁股疼。他们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光荣。那份敦煌地理文书现在锁在巴黎的博物馆里，而关于它描述的那古道上的种种，至今没有一个中国人考察。

“我打算过冰大坂。”他对县文化馆的权威吴二饼说，“麻烦您帮我找找马匹和向导。”

“你过不去，过不去。雪线还低呢。去年我都没敢过。你不懂，山口风力七级。算啦，过不去。”这是县境之内唯一的一个眼镜。他看见镜片里反射着嫉妒的光和一种地头蛇式的恼怒。“马么？马匹困难哪！向导也难找——都搞包产啦，谁愿意跟上你钻大山？”那镜片里甚至闪烁着快乐的得意的光。

他默默地把桌子上那杯白开水喝下去。

“那么再见。我明天就上山。现在，和您辞行啦。”他站起来，冷冷地和那人握了握手。

多么狂妄的口气。简直是锐气逼人。而此刻，哪怕妻子丧亡的电报飞到身后的县城，不管那乌梁海人怎样再次把它称为 jihad，他也无从知道了。一步的勇气，一次男性的证明，背后深埋着多少难言的牺牲呐。牙齿又疼起来了，头晕。他摸出一包土霉素片，数也不数地吞了下去。

两骑攀到了雪线以上。

“人哪，谁也有个山穷水尽，”老李又把二郎腿盘上了马脖子，“那回在贼

疙瘩梁，咱不是拿了那老回回一个马子么——后来，日他哥；有一回我领着兵上北道桥子浪。沙窝子边边上，嘿！两个土匪绑了一伙淘金的客。顺着跪了一溜，吭吭大刀抡着砍头。”

“里头有那个人？”他问。

“啊咪呀！”老汉嚷出一句青海话，“——见了面就哭着磕头。咱一说情，就留下他一个。你看：这家伙赚不赚？给了咱个马，落下了一条命。”老头吹得唾沫星子乱溅。

走着，走着，马喘着粗气。

薄暮时，见到了一座哈萨克人的毡房。一个肤色黧黑的女人正在门口忙碌。夕阳染黄的山坡上散着羊群。

那个女人惊讶地望着这两个装束奇怪的骑者。她的眼睛是标准突厥式的，深陷的双眼皮俊目。“她也像这个哈萨克女人一样，”他心里想道，“在都市的险谷里迎送生涯。”女人，为什么也把她们驱赶到这种险恶的生涯里来呢？难道这儿不是男人们拚斗的世界么。

“住下吧？这地场美得很！”瘸老汉问。

“离大坂还有多远？”他犹豫了一下。

“嗨，远得很，那狗日的冰大坂。那一年，盛世才的兵——”

⑪突然，他看见一个小孩，一个光屁股的哈萨克小男孩，追着一条小花狗崽儿朝山坡跑去。金灿灿的斜阳照得那小小的肉体分外明亮。

“够啦，接着走！”他猛地抽了马一鞭。

“哎，急啥嘛！公家人，住几天也不花自家的钱……哎，下马，下马呀。”

“快，走着说。”马匹已经跑起来。

“走着说，”老汉急了，“走着还说啥！”

“天黑再住。再赶一程。”他头也不回。

“哎呀你个孕娃娃！那年盛世才的兵——”

“老李，看看黄历。别一嘴一个盛世才。”

“……”

他们不再顶嘴，默默地走着。黄昏的山谷清脆地回响着倦乏的蹄音。山道陡峭起来。他们下了马，牵着马登上了一道山脊。

他吃惊地、用劲一把拽住了马嚼子。

——山体在此分成几脉，磅礴地朝四方滚滚而去。来路像一根线，缝在深谷崇山之中。层峦叠嶂移开了，正前方是一道明亮耀眼的冰岭。

那冰岭拦住了没有阻挡的夕阳余晖，闪烁着，静卧着，冷酷地斜睨着这渺小的两骑。

“狗日的，就是它。妈的大坂。”瘸子老李恶狠狠地嘟哝着。

天将黑的时候，在紧挨的大坂脚下的石崖旁发现了一个松枝石块搭的窝棚。

“啧啧，美得很！”老汉打量着窝棚，赞不绝口。“猫下！就这儿猫下。”他嚷着，也许这里比帐房人家更对他胃口。

水烧开了，老汉撒上一把砖茶末子。

他试着咬了一口馍，疼得嘴角又抽搐起来。“饿了么？啧啧。”老头子吃得喷香，用狡猾的眼神瞅着他。夜幕正在降临。她如果——她一定正躺在医院里，在昏暗中睁大着眼睛，凝望着漆白的板壁。他用手指轻轻捻着烤馍块，用茶水泡了一缸糊糊。篝火烧旺了，毕剥响着。烤焦的苞米馍块没有泡软，他使劲嚼着，咽下一些咸咸的东西。篝火跳跃着，火苗黄得透明，像一个赤裸

在炫目阳光下的小孩在舞蹈。

绊马时，发生了冲突。

瘸子老李摸出一根细细的硬麻绳，把马的两条前腿捆在一起，像捆一个贼。

“不行吧，老李，”他担心地望着老头，想起以前在军马场当牧工时的一些往事。“老李，马腿会淤血呀，不行吧！”

“哪里的话！嗨，就这个章法！”

“马走了十来个钟头，这么一捆，明天就瘸啦。”他劝道。

“管它！畜生么！明天睡醒，狗日的在眼皮底下要紧！”

“你这是在盛世才队伍上学下的章法？”他生气了，恶意地问。

“哈，就是嘛！孕娃子！”老汉却乐了，龇出一口黄板牙。

“明天马瘸了，咱们也去抢两匹换上？”他愤怒了。

“瘸不瘸，在它的命。人安生要紧。不行，真不行——回去哈萨克帐房浪上两天嘛。”

“解开马腿。”他命令道。

“你——”老头子也火了。

“解开！”他低低地喝道。

老头双手叉起腰，蔑视地打量着他：“你懂还是我懂？孕娃，老李咱五十六岁喽！”

正在这时，那匹粉红杂毛马一下子摔倒在地，而那土匪式的麻绳绊仍死勒在它腿上。小杂毛马绝望地放松了肢体，呼呼地喘着。

他决心乘机压住这江湖老汉：“看见了么？论骑马，你得喊我先生！”

老汉一抡鞭子，喊起来：“这么个难伺候！妈的，咱回呀，不干啦！”
“随你的便！”他吼道，双手攥成拳头：“老子自己走！你卡不住老子的脖子！不信我就能死在这鬼大坂上！”

他狂怒地推开瘸老汉，劈手夺下马缰，把自己骑的红马解下来。土匪！兵痞！老江湖油子！他拔下一束马尾。大坂！大坂！万恶的大坂！他用马尾编着一根辫子。刹那间他看见了许多的人脸。吴二饼，“科学院”，还有别的一些。他用马尾辫联住两条前腿绊。红骠马低头吃草了，——它走不动，但又没有勒疼。他飞快地干着，一声不吭。心里那毒火吞噬了他。

老头子呆呆地站着。浓暮中看不清他的脸色。瘦骨嶙峋的、翘着一条瘸腿的身影，显得可怜巴巴。他迟疑着，迈开瘸腿，一拐一拐地解开了那根硬麻绳，小杂毛粉马站起来了。他扣好皮绊，与红骠马联上。他又一拐一拐地走开，抱来一捧松枝，添在快要熄灭的篝火上。——他顺服了。

怒涛平息了，一丝羞耻浮了上来。为了马，伤了人。而且是为了马腿，伤了人心。但他又必须使这自行其是的老江湖就范。他抬起眼睛，夜空星汉灿烂。那些星星在凝望着他。妻子和夭折了的小生命也在凝望着他。

又是这种莫名的烦躁的发泄。上一次的烦躁是为了让一个女人承担一切。这一次是要对付一个瘸老头。老李当然会顺服的。他要挣你的钱。当向导一天两块五毛钱，你是公家的人么……他慢慢地咬紧了牙关。三十二个牙齿的尖尖齿根一齐向肿胀溃烂的牙床刺进去。你用金钱的优势压服了一个穷人，一个老人，一个男人。星光下，青蓝色的大坂一片朦胧。哦，为了越过这大坂，他已经不择手段，不惜丑恶。莱辛说过，古代艺术家即使在表现痛苦时也避免丑，他们的法律是美的。他觉得，这位德国古典美学家的眼睛，似乎也在那永恒夜空的星群中注视着他，像注视着一个渺小的例子。他垂下了头。威威的液体流向喉咙。

篝火熄了，只剩下暗红的灰烬。

两人枕着马鞍，裹着毡裤的皮袄睡下了。
天地一片漆黑。一股刺骨的寒气无声无息地浸入了膝盖以下没有盖上的肢体。双腿渐渐麻木了。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睁着眼睛。
李老汉似乎轻轻一动：大概也冻得睡不着。
“老李，抽根烟么？”他侧过脸去。
“嗯，不，咱……”
“喏，抽这个。我白天在马背上卷的。”